

五十年,换了人间

王志勇

庆祝乌海建市50周年
“联通杯”文学作品有奖征文

时光如白驹过隙,五十年的光阴在指缝间悄然流走。这半个世纪里,乌海这座城市,不仅在砖瓦楼宇间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更在一代人的记忆深处,重塑了关于家园、关于远方、关于生活的全部认知。

我至今记得十二岁时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手,从巴彦淖尔头道桥站登上火车,去海南六五四一通厂看望远嫁的大姐。究竟是母亲执意带我同行,还是我哭闹着非要跟随,早已模糊不清。只记得那一刻,汽笛长鸣,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

头道桥是个小站,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离家三十多里地,在交通闭塞的年代,那悠远的汽笛声就是来自远方的神秘召唤。一条铁轨蜿蜒着伸向天际,站房是红砖青瓦的结构,在我看惯了土坯房的眼睛里,显得格外高大挺拔。冬日的候车室里,一只火炉在中央熊熊燃烧,旅客们或歪在长条木凳上打盹,或围炉烤着冻僵的双手。灯光昏黄幽暗,黑、蓝、灰,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主色调,朴素、沉重,却又让人心安。

当火车头喷吐着浓黑的烟雾,喘着粗气,拖着长长的车厢威风凛凛地进站时,蒸汽机的轰鸣声震碎了站台的宁静。我愣在原地,被这钢铁巨兽深深震撼。人群蜂拥而上,我和母亲被裹挟其中,紧张得手心冒汗,终于挤上了车。车厢里拥挤不堪,过道里站满了人,空气浑浊而闷热。即便没有座位,我却满心欢喜,这轰鸣的巨兽,正载着我驶向心心念念的海勃湾。

火车有节奏地晃荡着,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单调而绵长。窗外的风景从纵横的农田,渐渐变成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天地混沌粗粝,黄沙与灰云连成一片,我伴着列车的节拍昏昏欲睡。

不知过了多久,广播里传来甜美的女声:“海勃湾车站到了,请旅客们做好下车准备。”我们慌忙收拾行李,给大姐带的猪肉、白面、盖帘、

笤帚,在拥挤的车厢里手忙脚乱。踏出车门的那一刻,海勃湾车站映入眼帘,红砖结构,比头道桥稍大些,三四条轨道交织,设有站前广场,出站便是一片沙地,仅有小块地面硬化。几棵沙枣树孤零零地站着,沙地上留存着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枯黄植物,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凄凉。

我们无暇顾及四周,按照大姐信中的指引,寻找写着“六五四信箱四分箱”字样的厂车。待那辆绿色卡车终于抵达,天色已晚。在司机和助手的帮助下,我们爬上高高的车厢,与其他几位候车的男女坐在堆叠的货物箱上。发动机轰鸣,震得铁皮机盖直颤。司机一边叮嘱我们“坐稳、抓牢”,一边询问去向。得知我们要去姐夫家,他咧嘴一笑:“认识,老熟人了!”这一句话,让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车子在沙地上碾压出深深的辙印,驶过一片稀疏的小树林后,路面忽然变成平缓的柏油路。两侧的平房在夜色中迅速后退,右侧一座小二楼忽然映入眼帘,两层!竟然是两层!我瞪大眼睛,不禁惊呼:“这……这就是城市吗?”

然而,海勃湾的“繁华”很快露出真容。孤零零一条街,一眼便能望见东面的高山。沿街商铺零零散散,店名用油漆手写在木板上,两排电线杆与沙枣树勾勒出城市的轮廓。那时风沙肆虐,城内外植被稀少,能挡风的高大树木更是寥寥无几。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自嘲:“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柏油马路沙子盖,开车不如走得快。”

经过那座小二楼,已是掌灯时分。马路两侧的路灯昏黄如豆,偶尔有汽车经过,会车时灯光刺眼,晃得人睁不开眼。驶离城区,便一头扎进山区。黑色的山脊在夜色中空灵深邃,远处矿区的灯光星星点点,像散落在黑色丝线上的碎钻。汽车在黑暗中穿行,颠簸起伏。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在一处陡坡上熄了火。我们惊慌失措,司机急得团团转。从他与合作的交谈中得知,此处叫东山口,坡陡路滑,车上货物又太重。司机让大家下车帮忙推车,众人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干。我虽年幼力薄,却也咬紧牙关,用尽全力抵住车厢。终于,车子喘着粗气爬上山顶,在凌晨的寒风中,我们跌跌撞撞地到了姐姐家。

十年后,我从部队探亲归来,再次从头道桥坐火车去海勃湾。

这一次,变化之大,让我几乎认不出这座城。海勃湾车站焕然一新。检票口、候车站一应俱全,六七条铁轨上,列车停靠有序,会车调度自如。站前广场全部硬化,接站送站的小汽车络绎不绝,喇叭声、招呼声此起彼伏。曾经的空地,如今旅店、饭店林立;纵横交错的街道两侧,楼房拔地而起,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

去六五四的路通了公交车,车次固定,准时发车。曾经让我记忆深刻的东山口大坡,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公交车一路畅行,两侧的煤矿、工厂被迅速抛在身后。不知是车速快了,还是道路直了,连那山也失去了记忆中的巍峨。视野豁然开朗,曾经的荒芜与艰难,都被这十年的发展轻轻掩盖。

如今,从海勃湾到海南,再无“进山区”之感。

京藏高速如一条黑色的丝带,将城市南北紧紧相连。三区快速通道便捷通畅,车流如织。乌海火车站历经数次改建,整体搬迁至城区北侧,与乌海汽车站贯通,已成为区域交通枢纽,天桥飞架,地下通道纵横,广场宽敞明亮,现代交通的风采尽显无遗。

包银高铁开通那天,我有幸从乌海站乘车,体验那份速度与激情。列车如银色蛟龙驶出站台,平稳而迅疾。还未及细细欣赏窗外乌海湖的波光粼粼,列车已一头钻入甘德山隧道。“黑暗”转瞬即逝,还没品出穿越的滋味,列车已减速进站,乌海南站到了。南北一站直达,曾经需要颠簸半日的路程,如今不过一瞬。

五十年间,海勃湾城区面积扩大了数十倍。黄沙漫漫的景象早已成为老照片里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乌海湖的浩渺烟波。环湖植树造林,绿化美化工程让这座城市生机盎然,风沙被层层植被阻挡在外,街道整洁,公园、湖泊,绿地遍布,湖水清澈,候鸟翔集。人们不再只是“活着”,而是在这座城市里,真正“生活”着。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家乡的变迁也堪称翻天覆地,沧桑巨变,换了人间!



钓夕阳

杨利军 摄

一味螺蛳干般趣

徐新

“清明螺,赛肥鹅。”清明前后,正是河塘里的田螺肉质最为肥美的季节,不论怎么个吃法,都是美味。

文坛美食家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食物》一文中说:“我们家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田螺,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清明前后的螺肉最美味。春日暖阳下,水草丰盛起来,清明前后的雨水使水里的微生物变得丰富了,这些都为田螺的活动和生长提供了优渥的条件。俗语云:过冬的田螺遇春水——扬眉吐气,此时,瘦了一冬的田螺最为鲜活。而清明之后过一段时间,螺蛳开始孕育小宝宝,一口吸食下去,满嘴小螺蛳壳,味道也大不如前。

我自幼生活在农村,周边河塘、稻田纵横,自然是田螺的聚集之地。田螺素有“盘中明珠”之称,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餐桌上来一盆田螺,也足以让我们大快朵颐、心满意足了。所以下水摸田螺,是伙伴们必备的技能。一场春雨后,田螺纷纷集群蠕动,我们就拎着竹篓,来到稻田边。卷起裤腿,弯下腰,将双手伸到水田里随便摸一阵,一把田螺就到手了;或者顺着人们洗菜淘米的水桥阶梯往下走,探出手在水中石阶的侧面或底部顺势抹过去,一排田螺尽在手中,时间不长,小竹篓里面也装满了。

田螺烹调前,要用清水反复清洗外壳,还需要在清水中漂养一两天,直至田螺体内的泥沙、污物全部排净为止。田螺洗净后,用钳子剪去螺尾洗净后烹炒,不然无法嚼吃。据说美食家苏东坡不会吮吸田螺,他用尽内功却无法吮出螺肉,只好用针挑着吃,故留下了“东坡食螺——慢慢挑”的趣话,究其原因,就是他没有将螺尾剪去。

烹食田螺方法众多,可以炒、煮,也可以将田螺煮熟之后,挑出螺肉后或拌、或炒、或炆,而酱爆田螺以其方法简单、色香味浓深受人们青睐。起油锅后,将洗净的田螺倒入锅中,铲子随即挥动起来,上下翻炒,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气势,随后放入姜片、料酒、葱花、糖、酱油等佐料,加适量清水即可。五六分钟后,香味从锅盖的缝隙间飘了出来,待田螺的薄片盖脱落了,就可以起锅了。

火候得把握好,煮得太久,肉老了,鲜味没了。那时候,我们除了津津有味地将田螺吃完,就连汤汁都用来下饭吃了,现在想来还口齿生津。难怪北宋文学家曾巩吃了白笋炒青螺后,欣然写下了一首诗:“红帘彩舫观者多,美人坐上扬双蛾。断瓶取酒饮如水,盘中白笋兼青螺。”清代的李渔是这么评说笋的:“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笋与青螺相搭,无疑是绝配了,简直鲜到灵魂都出窍了。

吃田螺内也是一个技术活,但是老饕们吸食田螺的动作却如行云流水般流畅,他们轻轻捏起一只田螺置于唇齿之间,嘴唇迎上裹住田螺口,轻轻一嘬,鲜美的螺肉带着汤汁应声入口,在咀嚼紧实的螺肉时,也享受着吸食本身带来的乐趣。偶有螺肉不听话,他们用筷子头将螺肉往里面挤,然后对准螺蛳口用力一嘬,螺肉便乖乖地出来了,把“欲擒故纵”用得淋漓尽致。我们小时候没有掌握“嘬”的要领,而且气力不够,所以常用牙签等尖头之物刺入螺身挑着吃,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吃田螺的兴趣。

田螺是家常小菜,尤其是在当年的困顿年代,更是百姓餐桌的一道至味。如今,丰富的美食却依然难挡人们吃田螺的热情,酱爆田螺也成了夜宵下酒的“网红”,“香螺酌美酒,枯蚌借兰肴”的场景比比皆是。明代诗人伦文叙有诗云:“炒螺奇香隔巷闻,羡煞神仙下凡尘。田园风味一小菜,远胜珍馐满席陈。”这远胜珍馐的乡间田螺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早就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其实,吃田螺不在乎肉多肉少,那一嘬一咬一嚼一喝之间,不仅品到了舌尖上的美味,也体验到了恬淡生活的滋味,平凡的生活也在瞬间灿然美好起来。

“一味螺蛳干般趣,美味佳酿均不及。”又到了美味田螺的最好时令了……

三月

张宝桥

习惯半遮半掩的三月
常于不经意间
暴露一点美丽的心思

那是一种令人
不知所措的美丽
令所有观睹者
无言无语

那是一种让你
不好意思
多看一眼的美丽
心甘情愿
把她珍藏在梦里

你来不及任何思考
迅速通过目光
直捣心灵

乌海纪事(二) (组诗)

水刃

桌子山岩画

石头的记忆
比人久远
那些刻在上面的鹿
还在奔跑
那些跳舞的人
还在跳舞

三千年的太阳
把岩画晒得滚烫
把手放上去
能摸到时间的脉搏
一下一下
和今人的心跳
叠在一起

书法之城

他们把字
写在纸上、石上
也写在沙上
写在风能读到的地方

一个孩子
用树枝在黄河滩涂
写下一个“家”字
潮水涨上来
字不见了
家还在

后来他懂得
最好的书法
是把自己
写成这座城市
偏旁里的
那一笔

一个人的矿山

父亲说
他刚来时
山还没有名字
他们把一座山
叫作“一号”
把另一座
叫作“二号”

四十年后
他指着沉陷区
说这是
我们用过的山
都用完了
换成了
你们住的城

我没说话
只是看见
他眼里的光
比山上的矿石
还要沉

今夜乌海

站在甘德尔山顶
看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
都是一粒煤的来生

风从西边吹来
带着乌兰布和的气息
也带着五十年前
第一批拓荒者
汗水的咸

黄河在脚下
静静地流
它让谁也不说
却让每一个乌海人
都听懂了

三月的乡村

刘朝侠

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驱车穿行于乡野之间。后桃花村、前桃花村、贾家营村、白庙子、寇家营村、新胜村、公布营村、东河村、西此老村……一个个村落,在田野与树丛间次第闪现。

春意盎然的树冠,好看得出人意料——那毛茸茸、圆乎乎的样子,恰似娃娃新剪的毛寸发型。树冠高高低低、疏疏密密,像相约嬉闹的孩子,你追我赶,彼此依偎,又相互躲闪。有的挺立,有的斜倚,一派天然活泼、天真烂漫。

行至色令板村,走进一家农庄,便是我们早已说起的村野小院。说小,却也不小,地里成片的松树蔚然可观,足有一千多棵。

灰雁排队而鸣,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神情兴奋,宛若幼儿园里好奇的孩童。一群乌鸡在旁悠然徜徉,小小的身影与高昂的灰雁相映成趣。

一前一后两只山羊从羊圈里探出头张望,人一走近,便怯生生地躲回棚中,似在交头接耳:“来客不曾见过,是从哪里来?”

进屋落座,阳光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洒落进来,照得屋里暖融融的。树莓果干、老古树白茶与玫瑰花瓣同泡,清芬四溢。钙果、李子清甜润口,满座生香。庄主树莓姐姐以一片真挚心意款待我们,茶果香甜,在心底漾开蓬勃春意。

庄主带我们参观收藏的古物和昔日的老照片,往事涌上心头,又忆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岁月……艰辛磨砺出坚韧,苦难孕育出慈悲与力量。走过那段时光,履冰入春,更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暖春,珍重泥土里每一粒种子、每一枚芽苗。

风箱、土炕、纸糊的筐盒、柳条粮囤、旧木柜、老电话,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

走进大棚,婆婆丁在悄然生长,小油菜伸展出鲜嫩的绿叶,春天向我们绽开了青翠而温柔的笑颜。

从室内到大棚,梵音悠扬,虽非深山古刹,却宛若伽蓝净土。舒缓的讲经声中,听到了净空法师熟悉的声音,从书案上三卷《米拉日巴大师集》,又让人隐约窥见青藏高原藏传佛教的神秘气息。

流连盘桓间,夕阳已沉入树巅。落日熔金,将西天染得澄明温暖。

站在夕阳橘红色的光辉里,每个人头顶仿佛都罩着一轮金色的佛光。此刻真切体会到:人人是佛,这澄明、通透而美好的滋味。

三月的乡村,让我们返璞归真。三月的乡村,让我们出离红尘。

原创展示
YUAN CHUANG
ZHAN SHI

七律·同天异域各占春

穆凤岐

三月冰消瘦雪融,荒山野水沐春风。
南国早已鲜花绽,塞外才刚枯草萌。
遥望江浙红烂漫,凝眸燕赵待葱茏。
只因相距金乌远,莫怨东君心不公。

七绝·乌海仲春四首

张海岩

春分

昼夜均分恰半春,
放鸢稚子趁东君。
边城正遇好光景,
次第花开映彩云。

春歌

弄琴漱水响流河,
百啭莺啼绕宇窝,
更喜南来双燕子,
呢喃软语作春歌。

春嬉

春入小城晴好天,
杨花拂柳雀穿帘。
笑声惊起啄榆鸟,
摇曳秋千少女喧。

春望

暖风吹旺桃花火,
酥雨醉牵柳浪烟。
草木生姿今又是,
春山游客尽凭栏。

文艺副刊
(第 658 期)